



朱丹西 孫穆 史超著

猛河的黎明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猛河的黎明

朱丹西 孫穆 史超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描寫藏族猛河部落的人民跟殘餘匪特鬥爭的故事。解放初期，西南藏族猛河部落的人民，在人民政府工作團的幫助下，從國民黨殘餘匪特的挑撥、誘脅、陰謀暗害裏覺醒過來，終於消除了跟瓦日部落間的仇恨，停止了械鬥，認清了殘餘匪特的罪惡活動，配合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剿滅匪特，猛河人民因而獲得了真正的幸福。

同時，它也生動地寫出工作團在陳少華同志的領導下，正確地執行了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，勸止了兩個部落之間的械鬥，並深入羣衆揭穿了殘餘匪特的陰謀，教育了猛河的人民。

書號 753 文學 173

猛 河 的 黎 明

著 者 朱丹西 孫 穆 史 超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3 1/8 插頁 1

字數 56,000

定價 (6) 三角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二次印刷

印數 15,001—25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全國解放初期，殘餘蔣匪在西南某地掀起反革命暴亂，立即被我大軍撲滅。少數漏網的國民黨土匪特務逃向猛河藏族地區，企圖作垂死掙扎。

一

秋天的猛河，藍藍的天空上浮着朶朶的白雲，深山裏高聳着茂密的綠色的原始森林，遠處，雪山羣峯在陽光下閃着銀色的光芒。高峻雄偉的山嶺層層地伸向天边，猛河穿流過峽谷，湍湧地奔馳着，撞擊着險峻的崖壁，激起巨大的浪花。

古老的寨堡像無數的守衛者站立在森林的邊緣，向陽的山坡和危崖峭壁之上。在寨堡的附近，人民仍沿用着古老的原始木犁，耕耘林邊上一塊塊梯田。

白色的舍利塔聳立在猛河河畔。牦牛羣在塔邊的草地上流動着。

今天舍利塔前逢集。十幾座帳篷架設在塔前的平壩上，出售皮毛、農具、炊具、鹽巴、煙草等物。

熙熙攘攘的藏民們圍繞着帳篷，有的看飾物，有的講買賣。揀着糧食的男人和騎着牲口的婦女在人羣之間穿來穿去。

由草地來的客商在帳篷前架起吊罐，用羊皮鼓筒向火上鼓風，濃烟和火苗將薰得黝黑的吊罐整個裹住。圍着火的人們在休息、抽煙和揉糌粑。

人羣中間，有一對青年男女並肩走着。男的名叫達爾介，高高的個子，寬闊的肩膊，一頂毛皮帽歪戴在頭上。女的名叫澤郎娜慕，是一個漂亮的姑娘。頭上覆着彩色的蓋布，蓋布上繞着油黑的髮辮，兩隻明亮的眼睛閃閃發光。丰满的前胸上掛着瑪瑙珠圈。他們边走边望着兩旁的貨物，低語着。

長着滿臉大鬍子的阿倉貢遠遠看見他倆來了，急忙擠過人羣迎上去。

「澤郎娜慕，你爸爸沒有來嗎？」

「我爸爸給衙門支差哪！」

達爾介看了看阿倉貢手中拿的酒葫蘆，笑着說：「阿倉貢阿爸，你可別又喝醉了。」

阿倉貢好像並未聽見達爾介的話，他只顧撫愛地瞧着他倆。在他蒼老多皺的臉上，露出一種包含不住的喜悅神色，他摸着嘴上的白鬚，說：「達爾介，結婚吧！」

澤郎娜慕害羞地笑着，扭过头，拉着達爾介向一座藍色鑲着白邊的大帳篷跑去。這座藍

色的帳篷本來就很醒目，再跟市集上別的破舊帳篷一對襯，就更顯得它的色彩鮮明。帳篷的前端設置着長條桌形的櫃台。櫃台後面堆放着茶葉、烟草、針綫、小刀、筷飾、玻璃珠子、假瑪瑙等物。帳篷中央懸掛着一支長槍和兩支短槍。一羣藏民擁擠在櫃台前。

櫃台後面站着何占奎。他乾瘦得像隻風鷄，留着兩撇鬍子，穿着藏服，拉着長腔調，不住反覆地叫喊：「有白洋、糧食來換哪，白洋、糧食換的多呀！」

般麻奇隆把肩上一袋青稞放在櫃台上：「換茶葉！」

何占奎掂了掂袋子，拿了一小塊茶磚扔到櫃台上。

般麻奇隆看着何占奎那樣瞧不起人的神氣，氣悶地拿起茶磚。

達爾介、澤郎娜慕擠進了人羣，和立在櫃台前的扎德爾、卓瑪、般麻奇隆打着招呼。

扎德爾取下肩上的兩張狐皮，遞到櫃台上，剛要開口說話，何占奎一把把皮子推到一邊。

「拿開，拿開！皮子不要！」

扎德爾頓時氣得滿臉通紅，剛要發作，達爾介把狐皮拿起來交給扎德爾的妻子卓瑪，从羊皮口袋裏掏出一對大鹿茸，放到櫃台上。

所有的人都被這對鹿茸吸引住了，驚訝地望着它，嘴裏發出嘖嘖讚嘆的聲音。

阿倉貢由人羣後擠上前來，摸着鹿茸，高興地說：「噫！我打山打了一輩子，也沒弄到過這麼好的鹿茸啊！」

般麻奇隆忘記了剛才的氣惱，歪著頭打量着鹿茸，不住聲地稱讚：「真是寶貝！真是寶貝！」

扎德爾用勁拍着達爾介的肩頭：「達爾介，你真有運氣！」說罷，他用挑戰的眼光向何占奎一瞥，好像在說：「看你換不換？」

羣衆的讚嘆聲驚動了在大帳篷後面的謝春甫。他是拿經商做幌子，遠在五年前就被蔣匪派到猛河來活動的高級特務，年約四十歲，逢人裝出滿面笑容。藏人稱他謝先生。他正在陪着猛河羅布單增土司的漢文師爺喝酒，聽見了聲音後站了起來，伏身到帘縫上。他看見何占奎遲疑不決地拿着一對大鹿茸，旁邊站着澤郎娜慕，他不由得喜上心來。鹿茸是他早想弄來送禮的；而澤郎娜慕，在很久以前他就想打她的主意，但由於怕破壞了自己的工作，怕引起羣衆的反对，所以遲遲不敢下手。這時候，他掀開布帘，走到前面來。

何占奎一見謝春甫，忙把鹿茸捧到他的面前，用眼睛打量着謝春甫的神色。

謝春甫瞟了澤郎娜慕一眼，對何占奎說道：「換！」

何占奎急忙拿了一對琉璃手鐲、兩塊茶磚放到櫃台上。

達爾介瞧都不瞧一眼。

何占奎又拿出兩包針綫、一把小刀、一副骨質手鐲、一副銀耳環、一個假瑪瑙、一面小鏡子放到櫃台上，推到達爾介的面前，嘴角上掛出一絲傲慢的微笑，似乎在說：「東西不少了！」羣衆的眼珠子幾乎都瞪出來了，有的嘴裏响起嘖嘖的羨慕聲。

阿倉貢說道：「兩百塊白洋也不能換！」

扎德爾附和地叫道：「對，不能換！」

達爾介冷冷地把他手邊的貨向裏一推。

何占奎自从跟謝春甫來到猛河，從來沒有人敢用這種傲慢的態度對待過他。他惱怒起來，問道：「你到底換不換？」

這時達爾介發現謝春甫正在不懷好意地看着澤郎娜慕，十分生氣，把櫃台一拍說：「不換！」

謝春甫嚇了一跳，陰險地笑着問道：「你到底要換什麼？」

達爾介用手向帳篷中央一指：「那支短槍！」

何占奎斜視達爾介一眼，冷笑了一聲，用眼打量着謝春甫。

謝春甫厲聲說道：「看什麼！拿給他！」

羣衆大譁，驚叫不止，站在後面的人越發地擠上來。

謝春甫拿着鹿茸進了後帳。何占奎把槍摘下生氣地甩給達爾介。

羣衆中又爆發起一陣嘩笑的声音。

藏民甲：「謝先生的帳篷是拿槍做幌子，從來不往外換的。」

藏民乙：「達爾介，你真有運氣。」

二

謝春甫走進後帳，笑着把鹿茸遞給王文貴，說：「王師爺，这正是你想要的東西。」

王文貴一見鹿茸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忙連聲向謝春甫道謝，然後机密地湊到謝春甫的耳邊，悄悄說道：「土司听了你的話，有和瓦日再打的意思。」

謝春甫回头望了望外面，說道：「不过……土司的態度變化不定，這件事可宜快不宜遲呀！」

王文貴恭順地說：「我懂，我懂。」說着拿起鹿茸告辭。

一個藏服打扮的人掀起門帘，剛想進來，看見王文貴向外走，急忙閃退到一旁，等他走遠後，看看左右沒人，悄悄掀起門帘鑽進帳篷。

謝春甫對着突然來臨的陌生人發怔。來人名叫王金山，他走向謝春甫，輕聲叫道：「謝主任。」

謝春甫一驚，忙走過去：「啊！王副官！」

王金山不安地問：「剛才出去的是誰？」

「是土司的漢文師爺王文貴。」

王金山鬆了口氣，剛想說話，一眼望見桌上的酒瓶，貪饞地走過去，拿起酒瓶，仰起脖子，喝了一大口。

謝春甫從後面湊到王金山的耳邊，低聲急促地問道：「外面的情況不好嗎？」

王金山頹然地搖搖頭：「完了！……」

謝春甫急忙止住王金山，拉着他走出帳篷：「到寨子上去說！」

三

寨子位在森林的邊边上，全部用碎石築成，牆上畫着白色的「藏八寶」^①，附近豎着高大

① 表示吉利的幾種古物畫。

的「經幡」^①。這寨子的主人是阿倉貢。謝春甫進入猛河後，土司吩咐阿倉貢騰出一部分房間給謝春甫住。房間裏本來已被柴烟薰得黝黑，經過謝春甫的佈置，更顯得陰暗。靠裏面的牆上放着一個木櫥，木櫥旁邊放着一張單人床，床前放着一個矮木櫈，櫈上放着一把銅壺和一個陶土碗。靠外面的牆下放着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。外面的牆上僅有的一個尺把見方的木窗終年關閉着。因此，不管白天黑夜，房裏老得點着一盞酥油燈。

王金山坐在白木桌邊，桌上雜亂地放着一盤熟肉和一瓶酒。他帶着驚慌地說：「軍長一看勢頭不妙，帶着四五百人就往下撤。一路上死的死，跑的跑，到了猛河边上只剩下半了。」

謝春甫頹喪地拚命吸着紙烟，半天不吭聲。

樓梯上一陣脚步声，阿倉貢揹着酒葫蘆，喝得醉醺醺地走上樓去。

王金山嚇得連忙站起來，躲到一旁去。

阿倉貢滿有興頭地對謝春甫說：「我今天真高興，達爾介換到了一支槍……」他哈哈大笑。

① 一根桿子上繫着印經文的白布，借風力轉動來代替唸經。

謝春甫不耐煩地向阿倉貢擺手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上樓去吧！」

阿倉貢走後，王金山走到亮處來，問：「誰？」

謝春甫：「是這兒的房東，一個孤老头子。」

王金山剛要坐下，樓梯上又是一陣脚步响，他又警惕地閃到一邊。

特務甲由樓梯口探出头來，招呼說：「郎介大管家來了。」說罷，匆匆走下樓去。

王金山心神不安地說：「我走了！」

謝春甫把王金山拉住：「明天回去。你先到裏屋躲一躲。」說罷，他打開暗室門，讓王金山進去。

這時，一個四十多歲的人，頭戴狐皮帽，身穿豹皮領子的「合衫」^①，高個兒，寬臉膛，嘴巴下留着小鬍子，脖子上掛着一串項珠，神情憂鬱地走上樓來。

謝春甫一見，急忙迎上去，慇懃地倒滿了一碗酒，送到來人面前：「郎介大管家，請坐喝酒吧！」

郎介不吭聲，端起酒碗，一飲而盡。

① 大衣服。

謝春甫一面倒酒，一面打量郎介。用試探的口氣問道：「土司決定打瓦日了吧？」

郎介看了謝春甫一眼，心情十分沉重。放下酒碗說道：「不，我不能眼看着我親戚朋友和百姓們死在打冤枉仗上。你總是挑撥猛河跟瓦日打冤家，那對你有什麼好處？」

謝春甫沒料到郎介會說出這樣的話，他突然將身子向後一仰，用嚴厲的口氣說道：「大管家你放明白點，土司只知道王都头人是瓦日殺的，貨是瓦日搶的，可不知道是我幹的。」

郎介十分驚訝：「你和我幹的？」

「你忘了，今年春天你在我這兒喝酒，不是你說你和王都头人有仇，非把他宰了不可嗎？」

郎介着急地站起來，臉上變得通紅：「但我沒有叫你冒充瓦日人搶土司的貨呀！」

謝春甫喝掉碗中的酒，冷笑道：「不這樣做，你能有今天嗎？今天你是土司面前第一個紅人了！」

這句話像利箭一般射中了郎介的心。王都头人本是羅布土司很器重的人，郎介爲了爭寵，一次在醉後對謝春甫說出了自己的心事。謝春甫当即表示他可以將王都头人除掉。誰知謝春甫以此爲由，挑起猛河和瓦日的不和，並處處以此要挾他。他恨謝春甫，恨這個十分陰

險的人，但羅布土司的脾氣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，万一謝春甫說出了真相，羅布土司會把他碎尸萬段。他心中十分矛盾，他像握在謝春甫手中的小鳥，飛不動也掙不脫。他痛苦地低頭。

謝春甫走過來，按着郎介的雙肩，用輕柔的聲調溫存地說：「大管家，這都是爲了你好，別糊塗啦！」

四

羅布單增土司的官寨，作四方形，高有六層，建築在半山腰，形勢十分雄壯。三層樓上是羅布單增土司的客廳，佈置得十分華美，室內有木炕、矮几，銅銀飲具陳列在上面。四壁畫着「藏八寶」，窗邊擺有雕刻着野獸的油漆木櫃，上層供佛像。

客廳裏，羅布單增召集手下的頭人管家，正在議事。他約有五十上下，和他的妻子旺磨太太坐在木炕上，其餘的人分成兩排並坐在地下的毛氈上。

頂樓經堂裏誦經的樂聲，不斷地傳下來。

羅布單增喝完茶，望了望衆人說：「謝先生的話是對的，我們打瓦日是藏族自己的事，誰也管不了。」

旺磨太太听自己丈夫說要打瓦日，忙提醒說：「土司，瓦日可住着人民政府的陳代表，要出头干涉呢？」

王文貴插嘴說：「據說陳代表不在瓦日了。」

羅布單增想了想：「王師爺，給人民政府的信寫好了嗎？」

王文貴恭慎地站起，拿着信走过去：「土司，謝先生說過，寫信請政府代表來，對你是很不利的。」

羅布單增猶疑了一下：「不，這樣好叫共產黨知道，咱們打的是瓦日，不是打人民政府。」

一直坐在矮几前喝酒的郎介，突然接着羅布單增的話說：「土司，我看还是不打好，打起來又要死人！咱們的青稞还在地裏，土司，……」頓了一頓，看了王文貴一眼，接着又說：「您別听謝春甫的話吧！」

羅布單增有些怒意，斥道：「你怕死，難道你不願意給王都頭人報仇？」

郎介忙答應着是，退到走廊裏，心中有些不快。忽然有人用手拍着他的肩頭，回头一看，是多吉將錯。

多吉將錯是羅布單增手下的大頭人之一，年紀雖然已过半百，但仍勇猛过人，性情驕

直，心直口快。他是郎介的知心朋友。他一見郎介走出客廳，隨着也就跟了出來，湊到郎介耳邊說：「土司派你去，你就快去準備吧！」

郎介望着多吉將錯臉上十分誠懇的表情，點了點頭。

五

一座油漆着紅色柱子的普通樓房，房外有人行的走廊，一架露天的梯子直通到院子裏。人民政府專員公署的扎希專員和吳政委，經過院內的花圃走向樓梯口。一個女醫生跟在他們後面。吳政委和扎希專員在樓梯上並行着。吳政委說：

「陳少華在瓦日工作的成績很不錯，人也吃得胖了。」

扎希專員高興地說：「我們藏人的酥油糌粑是很容易把人吃得胖起來的。」

吳政委轉身對女醫生：「蘇醫生，剛才你們院長已經同意派你帶一個醫療隊和陳少華一起進猛河，沒意見吧？」

蘇虹微笑着說：「沒意見。我們院長叫我來听你的指示哪。」

他們沿着走廊走向辦公室。

在辦公室裏，專員公署的科長陳少華正在仔細地看着牆上掛的大地圖。他長得胖胖的，

臉色黑紅，衣着樸素。聽到他們說話的聲音，馬上迎上去。

吳政委：「少華同志，進猛河的準備工作做好了罷？」

陳少華：「已經做好了。」轉身對他的妻子苏虹，露着不解的神情：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

苏虹低聲說：「吳政委叫我和你一起去猛河。」

陳少華似信非信地說：「這不可能吧？」

扎希專員插進話來：「這很可能嘛！因為猛河人民是需要醫療工作的呀！」他走向办公桌。

吳政委：「坐嘛！苏虹同志。」

苏虹和陳少華並坐在大沙發上。

吳政委踱了幾步，說：「猛河是個好地方。長征的時候，我們从邊边上走过的。」他陷入回憶中。「那裏有原始森林，有丰富的礦產。猛河人民男女都愛勞動。少華同志，你是去過一次的，你看猛河人民的生活过的多苦啊！」

扎希專員：「那是叫國民黨給糟蹋苦嘍！」

陳少華有信心地說：「我們这次去，一定爭取羅布單增把潛伏的特務交出來。」

吳政委邊說边走到沙發前坐下：「還不那麼簡單哪！據昨天的報告，黃漢初率領殘匪確